

書目題跋叢書

持靜齋書目  
持靜齋藏書記要

丁日昌 著

中華書局

書目題跋叢書

持靜齋書目  
持靜齋藏書記要

丁日昌 著

張燕嬰 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持靜齋書目·持靜齋藏書記要/(清)丁日昌著;張燕  
嬰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2012.2

(書目題跋叢書)

ISBN 978-7-101-08073-5

I. 持… II. ①丁…②張… III. 私人藏書-圖書目  
錄-中國-清代 IV. Z84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31170 號

責任編輯:徐真真

書目題跋叢書

持靜齋書目

持靜齋藏書記要

[清]丁日昌 著

張燕嬰 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24½印張·2插頁·350千字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册 定價:78.00元

---

ISBN 978-7-101-08073-5

## 書目題跋叢書出版說明

書目題跋，是讀書的門徑，治學的津梁。

早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成，「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漢書藝文志)，並把各篇書錄編輯在一起，取名別錄。這裏所謂的「條其篇目」，就是在廣泛搜集版本、考證異同的基礎上，確定所錄各書的篇目、次序；所謂的「撮其指意」就是撰寫各書的書錄。劉向所撰書錄，在內容上應該包括：書名篇目、版本鑒別、文字校勘、著者生平、著述原委、圖書主旨及學術評價等，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書目題跋或提要之濫觴。劉向死後，其子劉歆又在別錄的基礎上，「撮其指要，著爲七略」，對後世書目題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此後，隨着圖書事業的日益繁榮，官私藏書的日趨豐富，圖書目錄的著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在官修目錄、史志目錄之外，各種類型的私家目錄解題也大量涌現。

南朝劉宋時，王儉依劉向別錄、劉歆七略之體，撰成七志。七志雖無解題或提要，却在每一書名之下，爲撰著者作一小傳，豐富了圖書目錄的內容，開創了書目而有作者小傳的先河。梁阮孝緒的七錄則增撰了解題，繼承了劉向別錄的傳統，是私家解題的創新之作。唐代的毋煥撰有古今書錄，其自序云「覽錄而知旨，觀目而悉詞」，可知，古今書錄也應該是書目解題一類的著作。

到宋代，官修崇文總目，不僅每類有小序，每書都有論說，而且在史部專列目錄一類。這不僅說明圖書目錄的高度發展，而且說明當時對書目題跋的重視，此後的許多官私書目也大都都有書目解題或題跋。尤袤的遂初堂書目，羅列版刻，兼載版本，爲自來書目之創格。而流傳至今，最爲著名的是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晁公武曾接受井度（字憲孟）的大批贈書，加上自己的收藏，「躬自校讎，疏其大略」，撰成郡齋讀書志，成爲我國現存最早的私家書目解題或稱書目題跋；稍後的陳振孫（號直齋）利用自己傳錄、積累的大量書籍，仿照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的體例，撰爲直齋書錄解題，並首次以「書錄解題」名其書。晁氏讀書志、陳氏書錄解題是書目解題的傑作，號稱爲宋代私家圖書目錄的「雙璧」。四庫全書總目評價書錄解題說：「古書之不傳於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傳於

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偽，核其異同。亦考證之所必資，不可廢也。（卷八五）到了明代，隨着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私家題跋也日見增多，如徐燊的紅雨樓題跋、毛晉的隱湖題跋，都是當時的名作；又如高儒自號百川子，所撰百川書志，也部分撰有簡明提要。

入清以後，由於文禁森嚴，許多文人學者埋頭讀書，研究學問，私人藏書盛況空前，私家解題的撰述也豐富多彩。明末清初，錢曾的讀書敏求記，專門收錄所藏圖書中的宋、元精刻，記述其授受源流，考訂其繕刻異同及優劣，開啓了以後編輯善本書目的端緒。稍後，黃丕烈的百宋一廬書錄和藏書題識，注重辨別刊刻年代，考訂刊刻粗精，成爲獨闢蹊徑的鑒賞派目錄學著作。瞿鏞的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每書必載其行款，陳其異同；楊紹和的楹書隅錄在考核同異，檢校得失的同時，又詳錄前人序跋，間附己意。至於藏書家張金吾，把「宋、元舊槧及鈔帙之有關實學而世鮮傳本者」，逐一著明版式，鈔錄序跋，對四庫全書不曾收人的圖書，則「略附解題」。陸心源仿照張氏的成規，撰成皕宋樓藏書志，專門收錄元代以前所撰序跋，「於明初人之罕見者」，亦「間錄一二」，陸氏「間有考識，則加「案」字以別之」。上述諸書，既著錄了衆多古籍善本，又保存了前人所撰大量序跋，其中，間有著錄原書或本人文集不見記載的資料，不僅查閱方便，而且史料價值

很高。丁丙的善本書室藏書志，既著錄明人著作，又留意鄉邦文獻，鑒賞、考證，兼而有之。沈德壽的抱經樓藏書志則仿張、陸二氏而作，收錄範圍延至清代。繆荃孫的藝風藏書記、耿文光的萬卷精華樓藏書記也都各有所長。所有這些，都可歸之為藏書家自撰的書目題跋。

此外，有些藏書家和學者，不是為編撰書目而是從學術研究入手，邊收集圖書，邊閱讀、研究，遇有讀書心得和見解，隨得隨記，這便是類似讀書劄記的書目題跋，鄭堂讀書記就是其中的代表。清周中孚號鄭堂，其鄭堂讀書記仿四庫全書總目的體例，著錄圖書四千餘種，被譽為四庫提要的「續編」。清人朱緒曾性嗜讀書，邊讀邊記，日積月累，被整理成開有益齋讀書志，其內容皆與徵文考獻有關，被稱為「方駕晁、陳，殆有過之」。除了藏書家自撰或倩人代撰書目題跋之外，有些學者或藏書家在代人鑒定或借觀他人藏書時，也往往撰有觀書記錄或經眼錄，有的偏重於記錄版本特徵，有的鑒定版本時代，有的則兼及圖書內容、作者行實，也應該歸於書目題跋之內。

總之，書目題跋由來久遠，傳承有緒。書目題跋，既可以說它是伴隨圖書目錄而產生，又可以說它是圖書目錄的一個流派。有書目不一定都有題跋，有題跋也不一定有相

同的體例、相同的内容。書目題跋既是一個寬泛概念，又是一種相對靈活的著錄形式。不同的撰者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學問專長、不同的價值取向，因此，所撰題跋又各有側重、各有特色，各有其參考價值。與普通圖書目錄相比，書目題跋具有更多的内容、更多的信息，更高的參考價值，對讀者閱讀、研究古籍，也更能發揮其引導作用。一部好的書目題跋，不啻為一部好的學術著作。而且，近人所編前人題識、劄記，往往以「題跋」名書，如潘祖蔭、繆荃孫等人所編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吳壽暘所編其父吳騫所撰拜經樓藏書題跋記，今人潘景鄭先生所編錢謙益所撰絳雲樓題跋，陸心源則自撰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可見，「書目題跋」之稱，已被學者廣泛采用並認可。

有鑒於此，我局於一九九〇年出版了清人書目題跋叢刊十輯，二〇〇六年又在該叢刊的基礎上，增編為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十九冊，雖說還不够完善，但已為讀者提供了重要而有價值的參考資料。由於上述叢刊所收書目題跋僅至清代為止，晚清以來的許多重要書目題跋尚付闕如，而已經收入叢刊的，也有個別遺漏。加之成套影印，卷帙較大，不便於一般讀者參考，於是決定重新編輯出版這套書目題跋叢書。

這套書目題跋叢書與上述叢刊不同，以收集晚清以來重要、實用而又稀見的，尤其



是不曾刊行的書目題跋爲主，同時適當兼收晚清以前重要題跋專書的整理本或名家增訂本、批注本；以提要式書目和題跋專著爲主，同時適當兼收重要學者和著名藏書家所撰題跋的輯錄本；以圖書題跋爲主，同時適當兼收書畫題跋及金石、碑傳題跋。在出版方式上，不采用影印形式，而是按照古籍整理的規範，標點排印，以方便廣大文史研究者、工作者、愛好者，尤其是年輕的讀者閱讀和使用。

我們希望，這套叢書的出版，能够得到國內外學者的支持和協助，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中華書局編輯部

二〇〇七年十月

# 前言

## 一、丁日昌及其持靜齋藏書

持靜齋是清末廣東大藏書家丁日昌（一八二三—一八八二）的藏書樓。日昌字禹生，一作兩生，號持靜。廣東豐順人。年二十成秀才，後屢應鄉試不舉。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因「潮州軍功」入仕，歷任萬安、廬陵知府。同治初，入曾國藩幕府，受到曾國藩與李鴻章賞識，被舉薦至上海專辦兵工，參與籌設機器局。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授蘇松太道，協助曾、李辦理洋務，兼任江南製造局總辦，旋升兩淮鹽運使。同治六年任江蘇布政使，次年升任江蘇巡撫。光緒元年（一八七五）轉任福建巡撫，兼督船政。光緒六年會辦南洋海防，節度水師，並充兼理各國事務大臣。

丁日昌好藏書，多宋元鈔校之本，故有「百宋千元」<sup>①</sup>之稱。其藏書之來源主要有三個部分。一爲蘇州顧沅藝海樓舊藏。據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卷六記載，藝海樓經「庚申之劫，其所藏盡爲豐順丁中丞捆載以去。持靜齋書目所著錄，多其家書也」。今檢持靜齋書目所錄藝海樓舊藏，大多是舊抄本，約五十部。二爲上海郁松年宜稼堂舊藏。松年字萬枝，號泰峰，上海人。陳奐師友淵源記曰：「松年饒於資財，凡宋人典籍，有未刻或刻而板廢者，不惜重資以羅置鄴架。吳門黃氏百宋一廬所藏，歸山塘汪閩源家，近亦散布而人滄瀆矣。」宜稼堂藏書於郁松年身後散出，除被楊紹和海源閣、陸心源、宋樓收購部分外，宋元舊刻中的精萃部分多爲丁日昌獲得。持靜齋書目所錄宋元版，大多來源於此。還有一些是丁氏於上海書肆中搜訪零星所得。據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記載，宋淳熙本儀禮鄭注十七卷，即爲「同治甲子，署蘇松太道丁禹生日昌獲之上海肆中」。今檢持靜齋書目，其中頗多惠棟、季振宜、張金吾、吳翌鳳、王芑孫舊物。江浙地區是清代藏書家聚集之所，由於種種原因，古書善本在各藏家間流布，而丁日昌能在較短期內滙

① 徐信符廣東藏書紀事詩。

集衆家珍藏於一處，正如江標說：「豐順丁兩生中丞藏書，半是吾郡舊家物。」<sup>①</sup>可知研究持靜齋藏書對於掌握清晚期江南藏書現象之實況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持靜齋藏書在丁日昌解官返籍時同歸故里，成爲粵東藏書首富。日昌歿後，藏書歸其子惠康（一八六八—一九〇九，字叔雅，號惺庵）保有。光緒十二年江標撰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題詞，說：「聞所藏書已有出者。」<sup>②</sup>光緒三十三年廣東藏書家倫明在搜訪持靜齋藏書時，發現「書已盡」<sup>③</sup>。持靜齋藏書大部分輾轉歸上海涵芬樓收得，一部分被日本書商輦之東去，一部分傳至廣東藏書家李文田、莫伯驥書樓。持靜齋藏書短短三四十年的歷史，反映了近代私家藏書命運之蹇促。

## 二、莫友芝與持靜齋書目、持靜齋藏書記要

丁日昌能獲得這些珍貴的藏書，多得力於莫友芝的幫助，即所謂「代其搜訪者，獨山

①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卷首。

②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卷首。

③ 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

莫子偲先生也」<sup>①</sup>。莫在咸、同間也在曾國藩幕中行走，並受命訪書東南。他在上海爲丁日昌採購，代其鑒定、編目，並採擷所見，著成訪書錄。持靜齋以舊本爲主的收藏特色，跟莫友芝的藏書觀分不開。

丁日昌藏書處初名實事求是齋，又有百蘭山館、讀五千卷書室、絜園等。以號持靜命名書樓，始於江蘇巡撫任上。丁日昌藏書百蘭山館時，曾有編目之舉。林達泉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序曰：「雨翁都轉，博雅好古，藏書富甚。暇日盡出所藏，屬某編爲目錄。因仿四庫全書例，分爲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復約分數類，以便檢查。其類無可歸，或叢殘零本及一本二本自爲部者，統歸雜集一類。按部按類查檢不獲，於雜集檢之，無不獲也。自兵燹以來，大江南北，兩浙東西，所謂文宗、文滙、文瀾三閣皮置祕本，都已化爲灰燼，無有存者。都轉乃蒐羅薈萃，收拾於委棄瓦礫之餘，購集之多，幾及三四萬卷，洵所謂壹其所好，好之而有力者也。都轉從政之暇，日手一編。清俸所入，盡以購集圖史，故

① 豐順丁氏持靜齋書目卷首。

得蔚爲大觀。某，寔人也。屠門大嚼，亦且快意。編校之餘，爲誌其緣起云。<sup>①</sup>可惜百蘭山館藏書目錄已佚，丁氏藏書在那一階段的成果已不可知。

要了解丁日昌藏書狀況，尚有持靜齋書目和持靜齋藏書記要可資參考。

持靜齋書目四卷續增書目一卷，是丁日昌的藏書總目，共收錄圖書近三千種，按四庫全書總目分類。書目經部收書五百零七種，續增二十三種；史部收書六百一十四種，續增一百零九種；子部收書七百五十二種，續增七十四種（不含叢書子目）；集部收書六百一十八種，續增一百六十六種。除以宋元善刻、名家精鈔、驚羨讀者，還收錄了不少西洋科技譯著，如代數學、談天、代微積拾級、重學、圓錐曲綫說等。是見身爲洋務派大員的丁日昌藏書畢竟與一般士子不同。

該書卷端題「豐順丁氏輯，門人林友松、黃翔龍、許希逸、謝應龍全校」。實則用力者爲莫友芝。同治八年二月庚午（二十八日），莫友芝作持靜齋藏書記要序，云：「同治丁卯秋末，友芝游浙，還及吳門，禹生中丞命爲檢理持靜齋藏書，三百有若干匣，散記其撰

① 林太僕文鈔卷下，茶陽三家文鈔本。

述人代，卷帙刊鈔。踰兩月，粗一周，未及次序。明年春，開書局，董校旁午。夏秋間，暫還金陵，略以四部別之，旋輟去。己巳開歲，局事少減，乃舉官本簡明目錄，悉齋中所有，注當條下；庫目未收，或成書在後者，約略時代，條記於上下端，用助朝夕檢覽。東南文籍，夙稱美備，鎮、揚、杭三閣，又得副天府儲藏。軍興以來，散亡殆盡。吾中丞銳意時艱，力振頹弊，而敷政餘閑，即典冊不去手。計十年蒐集，除複重，可十萬卷。其中宋元善刻及舊鈔大部小編，單祕無行本者，且居十之三四。於虜，富哉！猶自以爲未備，不欲泛濫編錄。因舉傳本希見，指述大略，爲記要二卷存之，以諗好古之士。二月庚午，獨山莫友芝。」

按，同治丁卯即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該年秋末莫友芝始受命爲丁日昌整理藏書，經過兩個多月，將丁氏三百多匣藏書清理一過，時僅能記錄各書書名、著者和版本情況。次年夏秋之際又得閑對書目作分類組織工作。直到同治八年春才又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對丁氏藏書目錄的體例作進一步修訂：四庫全書收錄的多據簡明目錄加注，四庫未收或時代晚於四庫成書時間的各書也分別予以標示。這個成果應該就是持靜齋書目。

且序中所言持靜齋書目的成書過程，與存世莫友芝書劄和日記所反映的情況亦基

本相符。同治七年六月七日，莫友芝致信丁日昌曰：「友芝暑中疴癘漫起，不能衣冠應客，唯日坐紙堆中，以爲消遣。計完此月，靜持齋文籍必能條理整齊，以報命也。」<sup>①</sup>八月二日又致信丁日昌曰：「靜持齋書目，自六月中旬考證次敘，其單部及零星之件，都有頭緒，約費四十日整功。唯叢書十餘種，尚未件分。其編例大致依四庫全書總目，每類各依時代；每部下，其收入四庫提要者，但以「四庫著錄」、「四庫存目」分注；中有宋元舊本及舊鈔善本，則於分注下疏記數語以明之；其四庫未收者，但分注刊寫字；其中有未傳祕本，則各繫以解題。俟全目脫稿後，更於其中將有解題、有疏說者，別錄出爲冊，使一備一精，各自爲編，而此目乃完也。」<sup>②</sup>看來莫氏所撰目錄有「一備一精」兩種，備者即「書目，精者爲記要。信中說到的分類方法正是上引序言中所謂「夏秋間……略以四部別之」的具體內容，時間上（同治七年夏秋間）也頗吻合。

同治八年二月十四日，邵亭日記曰：「謁中丞，繳其屬編書目，並議局中印書購紙

①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藏邵亭尺牘手稿一冊，轉錄自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年，第四七三頁。  
② 轉錄自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第四七八頁。



諸事宜，則謂當令提調一一具公牘稟請，以便批定。」<sup>①</sup>看來，到同治八年二月中旬，持靜齋書目已由莫友芝編成報命。而同年三月八日又記：「靜持齋藏書記要二卷編成。作字寄馬雨農、潘伯寅。並持謁中丞，留晚飯，乃出。」<sup>②</sup>是同年三月八日莫友芝又向丁日昌呈繳了藏書記要，從而亦可證明二月十四日日記中所說的書目並非藏書記要的別稱。書目中有些信息也直接指向莫友芝其人。如卷一著錄南唐徐鉉撰說文解字篆韻譜十卷，小注云：「舊抄本。與函海及前抄本均有異同，而此本義例較精。陸翔麟、方東來均藏。有「中國之舊」及「朱臥庵收藏」等印。當即吾友馮敬亭宮允所藏本，詫爲天下鴻寶者。然馮藏又云未失，豈世間尚有一本歟？不可解也。又馮氏桂芬縮刻本，末卷有跋，述此書原委甚詳。」

按，馮敬亭即馮桂芬，與莫友芝相友善。邵亭日記中頗記莫氏與馮氏交往的情實，並有兩人談及說文解字篆韻譜的記載，如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記曰：「敬亭言有得

① 轉錄自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第四九二頁。

② 轉錄自張劍莫友芝年譜長編，第四九三頁。